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黃氏日抄卷

七十九至
八十二

詳校官中書

臣康綸鈞

侍讀

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

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

臣吳之承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抄卷七十九

宋黃震撰

公移

江西提舉司

咸淳八年八月十一日交割

免一路同官通啟劄公文

當職偶叨誤渥兼權倉司又以小官不容辭免今既兩
月深恐稽違將以八月十一日黽勉拜受權行管幹退
惟才疎資淺何修而可逃責尚惟十一州五十六縣同

官悉心見教別具單劄稟求外仰本司預期闕報所屬
照應凡舊例啟劄一切蠲免但各以職事及人才之賢
否民生之休戚親書徑說毋事文談

客位榜

天下之治在人才人才之進在薦舉當職平生不求人
今亦不受人之求自到撫州應大小舉狀並先奏告上
天然後望闕拜發今此兼提舉司職事竊恐外州同官
未知或循習舊比偶有干請仰書表司先責罪狀應遇

投下書劄並須先問來歷是求舉不是求舉方可拆
呈如挾書求舉而誤拆呈書表司斷杖八十其干請
之官平日雖賢坐此一失亦斷斷不舉備榜客位仍轉
牒所屬通知庶免違誤

免專人匣子公文

州縣之不可為專人害之也專人之不容不遣匣帖之
違限激之也匣帖之不能不違限匣帖到司之繳費阻
之也今請諸州主管官及五十六縣知縣各造自承往

回盃四箇盃面刻某州某縣遞文字盃於其傍刻題某月某日發某月某日到主管官則總在州諸廳申狀入盃知縣則總一縣諸廳申狀入盃縣道之不近驛路者則遣人就驛或就州附遞鎮寨之不近縣道者則遣人送至各縣附盃撫州諸縣則附本州之直州人當職每日坐廳盃到當面投下即時當面遣報以期彼此相安無事若夫體此區區毋自違誤以取多事則在州縣之同官本司將於報應之遲速占人才焉今次第一盃請

主管官取在州官脚色狀知縣取在縣官脚色狀先次
入盡以應頭限本司惟務省事國家之法人心之理即
是本司之約束此外別無預祝請各廳徑將此批榜諭
通知

抽回專人

牒帖請州縣各官任責自置認冊自立信限某限解若
干某限解若干本司以厚待士大夫諸州縣同官一洗
舊弊毋落吏手自誤取擾而一切以至誠與本司相守

應于日前專人並引抽回除程一日定到後至者斷逐
各處義倉米牒帖各官依實具見管責限補舊欠自行
置冊供申一日先具遵稟入新置自承盈子附遞到或
有差吏在外者準此不問此單所具諸縣一體牒榜各
縣分帖使各備榜縣前通知

詞訴約束

漢置十三部刺史以六條按察專為郡國不能奉法養
民者設國朝之置監司即漢人之置刺史其職固自有

在非使代州縣受詞訴為一道聚訟之委也法曰縣斷不平許經州州斷不平許經監司蓋亦防州縣長吏萬一受賕曲斷而然其曰許云者又必察其所斷真有不平而後受非以次第而至必指為受訟之地與州縣等也近世承平日久風俗日變豪家蠶併小民必反其鋒以越訴侵占富家不納王賦必匿其形以越訴欺詐如此等類不一而足閭里坐此蕭條縣道坐此敗壞根本所繫令人痛心本司今亦遇三受詞但非事屬本司已

經州縣而所斷不平者決不受理其有事雖屬本司而不經州縣并不經本司乃越經朝省臺部脫狀送下者並具狀繳申不敢施行仍先申照會備榜司前使衆通知其餘條畫自有法在

義役差役榜

吉水鄭知縣排結義役又排差役隨宜區處各有條流良可嘉嘆役者自下而上第一重官司蓋基本之地也知縣於此盡心能知先務他復何憂然天下風俗不同

人心私意各出義役若成固是勝於差役而近來義役亦多有弊結義役者或出於物力高強身充主役之家則中戶以下舊來不係充役者皆拘入義役此等事力不及之戶向來既苦妄糾今來幸有定論亦只得俛首從之中戶以下排結既衆則上等戶反寬而身充主役者坐制其權役使羣動自家戶產陰已免役此一弊也中戶以下既入義役差排輪充或十日五日宜不為重而不幸都保有重難事偶在此十日五日之內此等人

戶縣道生疎支吾不行權歸主役間有主役而不仁者
反為打話賣弄之人充役之家一舉遂空主役之家兼
并得便此二弊也大凡鄉保有大役有小役大役者保
正也小役者大小保長也所在保正有事多是裒率大
小保長之錢以應縣吏之誅求則雖名小役亦重役也
向也上戶充大役小戶充小役家有一二十畝之田輪
充一次尚可支當今中戶以下盡入義役則小役之為
大小保長者降而差及一兩畝田及無田而有屋基有

墳山挂名縣道畧有稅產者皆須充大小保長一次輪充其家遂索而貧苦益衆此三弊也甚矣役法之難也國朝仁厚先賢輩出極力思所以免之僅免得衙前之役而在鄉落充保正副及大小保者無策可免乾淳間處州松陽方創義役而他州效之戶戶無爭糾廢家之患官司免每歲排結之擾可謂良法矣日久弊生又復有如前三者之弊常平司以役事為職合先主張此事然此事必知縣得人皆如吉水則可不擾而辦若自監

司遙度而制之事益擾而未必辦矣備帖一路五十六縣各隨宜處置面覈鄉司底籍知人戶虛實無以其詭挾為擾而且以併聚見數凡見成鼠尾單不可為準此一事也禮請上戶自與面議毋以文引而以劄目毋入吏手而自與面言毋拘緊限而屬其便宜公議或結義役或從排役各從其便此二事也充役自役首為倡而存留一等小戶畧有產稅者別充小役毋容盡入大役以革前所說三者之弊此三事也吉水縣區處已備併

請用今日本司之說而參訂焉使役法既成而上下戶
皆便方為全美仍榜各州主管官衙前使衆通知此通
行之說也又近年王寶章知台州勸諭上戶各出田供
長役之費每都不過二百畝而其費有餘即以花利餘
錢衆買役田衆置之田既及初約之數即以元助之田
撥還元助之戶今已成就處名矣遂得役戶不失元田
不費分文而役事自有義役莊田雇募長役人戶並不
知有役事之擾此是王寶章創行若本路有鄉貴人士

上戶能自募效及作宰好官員能行勸募尤為無窮之利并與帖榜

本路通判水利公劄

某猥以晚末兼貳常平常平者民生根本所係若何而可稱塞是惟各郡寅恭之賢是仰是賴竊惟常平之要有三曰義米曰役事曰水利也義米本百姓自備凶荒而有司者奪之此何忍言役事惟知縣可與上戶面議而上司乃公移掣其肘某不敢效凡皆畧以鄙見達之

所屬同官矣然此目前吏文之事也惟水利真足利民
無窮所關尤大而為常平之官者乃以非省所吏文之
所促迫往往亦念不及此今歲部內天幸小稔農隙在
望又久雨之後必可冬晴殆天賜之暇也若不亟圖何
以為吾民久長之計哉撫州最近已選委吳司戶訪求
修築以禮勸而不事文移隨事宜而不立定說次第漸
有端緒惟是各州去司存隔遠某徒有拳拳而不敢踰
度恐事未必成而徒擾也區區欲望府判多方體訪管

下有無廢壞合修去處及為豪家所占合修復去處或選委同官單車親行相度或分劄縣官請寄居上戶與之面議次第往復一惟以書如議家事然不勝願幸之至

放結闕久禁人公牒

我朝以仁立國事非惡逆無不赦放此事元因朱隅官余隅官兩家有隙率衆相鬪名曰結闕已經二十八年朱隅官余隅官皆久已死亡而被喚結闕之人老於獄

戶死無日矣奈何八該明裡郊祀儲君及星變以至聖
上登極大赦官司皆不與呈放豈所以布宣朝廷寬大
之恩哉今日明裡禮成恩霈將到所有元寄州院杜一
周茹四元寄司理院余六乙周四元寄臨川縣張二
余宜生三獄共六名係元解十一名囚死僅存衰老待
盡之人並牒押回本貫州縣着家聽候六七十歲衰老
二十八年坐獄一旦再見天日復還故鄉得以老死於
田廬中皆聖恩之及也外有曾嫩曾四乙元因何十童

五脅令隨從燒毀譚宅屋宇正犯人何十章五已斷而
曾嫩曾四乙因循禁獄自戊午至今壬申亦已十五年
此又何為者耶併與牒押回本軍着家取交管申母令
曖昧不決老死獄中而後已也

曉諭遺棄榜

本司元有慈幼局見今所養不過四五名各已長成之
人蓋撫州風俗素美無甚遺棄慈幼徒有虛名當職愧
焉因念人家生男育女誰忍遺棄間或有之苦於貧耳

官司收哺於已棄之後孰若保全於未棄之先西漢盛時有胎養殺我高宗紹興八年指揮貧乏妊婦支常平米四斗紹興十五年改支一石今常平米上屬省所本司不可擅支合體此良法美意變通慈幼元規應諸坊廂委係貧乏妊婦無力養育之家訴於臨產之時經坊長保明申上支保產米一石會子五貫其見在本局四五人既已長成每日坐守兩餐自少不學事藝將來有何歸着為民父母豈可賺他一生今仰店鋪人有欲收

為使喚或買賣人有欲收為過賣及恐有宗族親舊自
欲收錄或民間欲收養為子並仰經坊長求四鄰保明
申上本司當併此兒一年合支錢米作一頓給付收錄
之家使之早有歸着各自習學道業求長久活路榜諭
司前局前市曹使眾通知

曉諭新城縣免讎殺榜

建昌軍新城縣管下德安鄉諸都昨因蹇知縣創青冊
擾民致鄉民結闕拒違本司以罪在官吏已行劾官配

吏訖鄉民此時便合放散各務本業乃因鄉民自有私怨又相讎殺或東者去劫西者或上保去趁下保彼此報復何有了期又聞張材與大坪兩處因爭漁利日夜相攻甚至殺人放火前日結闕拒追猶可說官司不是今日結闕相殺又是誰不是耶本司比諸監司去新城最近前日官司不是既已治官司之人今日是百姓自做不是又安得坐視但念百姓皆吾赤子元非作亂只是報冤未欲遽見施行且先給榜曉諭大凡冤家只可

解不可鬪纔解便休纔鬪轉深若去鬪時俗諺云贏他一萬自損三千本要殺他反被他殺了濟得甚事又俗諺云人頑似鐵官法如爐德安往年幾箇倡亂何曾一人得保首領此皆爾百姓眼見者若能解時只在一念將前日報冤之心回轉思量畢竟他也是我鄉鄰或是我親舊有事只可忍耐豈可相殺只可讓他做得不是豈可和我做得不是畢竟我箇性命亦自重大上有父母要我供養下有妻子要我撫育若有病痛尚且醫救

欲得延生豈可拚命讎殺或有死亡尚且哭泣恨不再
生豈可平白討死人身難得中土難生自小出世以來
只願百年在世豈可等天立地做大丈夫有些氣子忍
不住輕易壞了一生仰榜到之日更相解勸父勸其子
妻勸其夫田主勸其佃戶稅家勸其小民都副隅保勸
其鄉社以保身命以全鄉井轉禍為福永享太平豈不
樂哉備榜縣前仍帖權縣請更轉榜各都村墟要鬧等
處使之通知自然無事或有鄉曲向上之人合禮請任

責徑自隨宜區處施行

江西提刑司

咸淳九年三月初六日交割

交割到任日鏤榜約束

照對當職近以撫州兼權提舉曾牒報本路同官大畧謂人心之理國家之法即是本司約束別無預條件蓋此時以提舉司事少而兼權非專司比也今叨誤渥擢司刑憲關繫既重事緒尤繁合先開具大要下項

一刑獄

獄司事莫重於人命一一自有明條惟縣吏反監
體驗下下鄉賣弄盡出其手一下便非本情及追
捕一行人回縣詐錢不即時於地頭書填格目及
茶食引保人指定保正通同打話將干繫人視貨
輕重為操縱出入及取入門款官不即時到獄停
朝隔宿又不親面審供點對元情及尉司獄司皆
以已配老吏穿款變亂本情及保正闕役處隅官
坐視不即時收捕克身以致淹延凡此六項自今

部內並請一切更新有犯斷斷不恕此外又有譁
徒專將身死不明四字把持村民作血屬經官官
司便作致死事行移三年五載後雖終成白休而
干連人已皆瘐死一方生聚為之蕭然賊害吾民
莫此為毒兼鄉民畏此無端之擾無人肯充保正
違誤公私事務不可勝述皆此曹禍之也今當職
第一以理雪民命為重亦第一以痛革誣訴為急
仰縣道發覺官司遇此詞訴必審問的是被死人

親父母或無父母身未曾娶的是被死人親兄弟
或無父母兄弟的是被死人妻子必單身人被死
方許次第有服紀止一人出名作血屬須說被死
來歷證見痕傷分曉責反坐狀體驗得實即依條
不移時填入格目捨此泛稱血屬云有某親身死
不明或不知人命着落之類皆是誣徒教唆雷同
舌本並不許縣道輕受其自縊自溺自刑自害搥
死擷死小兒女與將久病死入稱被嚇殺諸般抵

賴既非被殺皆不應作大辟事施行為吏人通同
脅詐之計昨見官司受此詞訴則小人反因之而
輕生或不受此詞訴則小人自因之而惜命若不
受理救人無限諸縣皆膺百里民社之寄謹之謹
之違定按劾

一 泛追

人命事未能伸一人之冤已先添數十人之冤其
弊皆因公人世界遞相吞啗節節計置非錢不行

縣獄若不遍追一鄉無辜之人則結解時無以充
計置本州公人之費州獄若不再追本縣已放之
人則圓結時無以充提刑司計置公人之費積弊
已深有力莫救故百姓無非公人几上之肉而官
員徒為公人趁錢之奴耳一件人命事在官無限
公人張顧待哺提刑司公人則獨據要會坐收全
利者也今當職雖不才焚香告天誓革此弊若非
的係被殺決不容縣道輕受若非真的同共行寬

及親切證見決不容縣道輕追若非委有出入異
同決不容州獄再追本縣已放干連人及追縣吏
詐錢當職自當不憚辛勤親自巡歷面問部決如
披閱案牘考究首尾縣獄追不當追之人州獄追
不當再追之人並將犯人決配本官按劾其有圓
結到司亦親自當時當廳區處仰州縣官吏毋猶
豫事落公人手恐其枝節生事預苦吾民辦計置
錢也

一 贓錢

本司號正監司第一首當奉法守公之地獨因司
存赤立例以贓錢為支遣遂致引惹一等覓徒欲
害人而無其說者輒不遠千百里妄稱被某人拐
脫錢若干或被脅取錢若干或被奪去錢若干本
司誤認為利源所在或不顧虛實而行之牌匣專
人布滿州縣大半為追贓錢而發所解能有幾何
而搔擾則不可勝述弱妻幼子監繫繫累家無噍類

則又案吏代納案吏之賠償是亦生民之膏血興
言及此令人汗顏今當職與州縣約應元有窠名
合解本司吏祿贓罰錢請各自置冊分限自承依
時抱解此外應有積年非法監贓截自榜牒到日
一切住行見因贓錢監繫人並放已配見監贓吏
人並免監日下押發

一專人

大凡監司州郡非不知專人之害良由散帖不應

故入牌箇牌箇不應故入匣子黑匣不應綠匣又不應方怒而遣專人不知其不應者正由繳納有重費罪本不在下也當職頃兼倉司盡抽回專人具劄懇諭一路同官請各自置往回盃子四箇州則通判總一州之回報縣則知縣總一縣之回報循環附遞當廳而拆當廳而還繳費盡免已荷一路同官相應訖今在憲司請各依前一體相守憲司多人命重事仍請各官更置冊案頭每日點檢

督促吏人事到即時回報事了亦即時回報事未
了則即時照限申展以信相守堅如金石如或違
誤官罰吏黥

一詞訴

詞訴惟命官犯贓者受吏犯枉法贓已經州縣者
受事屬本司曾經州縣所斷委未平當者受其餘
小事各有司存或不經次第官司直經朝省臺部
脫送本司者當點對據實回申決不輕行白帖權

攝人仰日下去官其或惹詞追勘黥配

一巡厯

本職當單車巡厯訪求民瘼理決滯獄求以仰稱
聖朝欽恤民命之萬一所到州縣官員並免迎送
但以職事簡徑見教其有寄居士友生長本路目
覩民生疾苦熟知本司闕失事件者併乞省文直
書賜教不勝願幸

詞訴約束

古者帝王親行巡狩以察四方諸侯至漢遣六百石吏
察郡國二千石長吏以代親行謂之刺史至本朝謂之
監司故世稱外臺為天子耳目之官但擇州縣官不奉
法為民者去之則百姓自然安迹非代州縣受詞訴為
一路聚訟之委也近來此意不明部內之官或橫縱害
民而不問反不捐細大務以聽訟為盡職遂使豪右譁
健之徒紛然競集隔千里遼邈不接之地信一時張皇
無實之說牌匣絡繹專卒旁午驅迫州縣騷動閭里雖

雞犬亦不得其寧是豈朝廷設監司之本意哉當職交
印後二十日之間閱過舊案千餘件率多煩碎虛誕不
當受理之前此幕官徒以司存所仰賊錢默有拘礙
往往經隔三年五載不決以俟監賊耳今當職賊錢先
已榜放舊事逐日疏決以冀司存一清上下相安司案
乃呈舊例求托詞訴約束當職每日五鼓出廳非避懶
之人也詞訴亦須受理但擇其關係之大者方受且分
次第先後耳

一第一次先理命官犯賊狀

右除日前舊事免問外截自今年三月初六日當
職交割以後如有州縣官下至巡尉監當取受民
財仰被詐人指陳的實證佐先責反坐狀留身訖
經追被訴之官赴司究對依條施行更不行尋常
帖問具析追吏根究等虛文故事此項候聖節後
四月十三日受詞

一第二次理豪家把持公事狀

右亦截自當職交割後有寄居富室敢預公事自殘
其鄉里者仰被害人指實陳告施行一切如前此項
候五月十三日受詞此日有別項緊急事併附受詞
一第三方理其他本司合受事

右舊事逐日剖決不待催詞新事自有次第官司
不當越訴自此一月一放狀亦以命官犯賊豪家
把持事為先其狀先咨先判

榜諭諸州住行不切詞訴

大江以西山水秀拔最號人物淵藪間有所稟之偏者
流於俠而好勝遂招珥筆之譏議者惜焉今當職交事
之初披閱訟牒多非緊要此等縱欲規害所怨其自身
亦豈能晏然而坐勝乎不知亦何苦而為此哉時事尚
艱神明甚近聖君大臣方憂勞於其內邊臣戰士誓奮
死於其外我輩官吏士民皆當竦然自立改心擇行且
相與保全自家一段元氣以契天地以體朝廷奈何於
宗族鄰里之間忍於相讎甚至士大夫不能自免何其

溺於舊習尚不知變乎仰案呈連日已斷不切舊事備
榜各郡市曹請從今自悔為忠厚之歸毋犯有司也

又再榜諭吉州詞訴

當職自交割後四五十日之間已判過吉州不切公事
七八百件今住司人來尚復有之豈真吉州人之健訟
亦本司舊弊輕易泛受誤人於多訟之地耳今并住行
使吾吉州之人各知好惡守分相安一變前日之為以
洗健訟之謗也

禁划船迎會榜

吉州倉斗陳重三不伏本州禁約至因划船迎神毆鬪
繫獄身死其母阿劉經前政妄詞以人命事為訴當職
三月二十二日已行斷遣并將一行干連人疎放未據
本州回報牒催申照得小人迎神名曰求福今反死於
非命干擾無限平人福安在哉當職前任廣德軍通判
禁絕本軍罪願傷神并張王迎祭等會近在撫州燒毀
划船千三百餘隻拆毀邪廟禁絕瘟神等會廣德撫州

連年皆得大熟人民安樂並無災癘福不在此乎本司
所領是刑獄殺傷之事愚民迎會乃刑獄殺傷之端併
榜一路州縣預行禁戢仍連粘當職在撫州曉諭敬天
說兩紙使其知天地神明是神泥胚塑像不是神各歸
正道以致自求之福毋更信邪以速自取之禍如有違
犯定將社首決配籍沒併火其廟為灰掘其地為渚永
絕禍根仍牒帖諸州縣常切覺察有犯即時申來內贛
州乾地划船之風尤盛正與撫州之事一同牒請兵鈴

司一體行

客位榜

官員見訪仰客將預先覆知若通寒溫只可三進說三數句告莫多事孔子惡便佞便者巧趨蹌佞者有口才今人誤以為好事更欲以此求知於人豈世間自有好之者耶今後如州縣同官辦一副當應用家見成頌德言語來面前誦讀一遍者則其人可知矣將客將從杖六十科斷以懲其不曾覆知之罪備榜客位通知庶同

官各務誠實

黃氏日抄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抄卷八十

宋 黃震 撰

公移三

浙東提舉

到任榜

照對公海亭民被前此監官上戶及本司人吏盡奪本
錢白納鹽課雖本司差官監散所差官吏反又剋取事
例添魚喫水間或差得人從公俵散待其轉背監官上

戶仍復拘收此弊蓋所在而然十年前當職為浙西提
舉司幕官曾行區處盡其曲折浙西之民一時再蘇今
叨鄉部去民情隔驀又所部廣闊深恐有辜小民不能
急救除一面具劄稟問官員及曉諭小民自陳利害外
所合先次開列曉諭下項

一革監官掩取鹽本之弊

上戶掩奪本錢起於場官場官監主自盜起於泥鹽
泥鹽者舊有鄙夫廁迹場監掃掠着地之鹽掩為食

利之私其後流弊遂於亭戶所納官鹽明收十分之
二名曰泥鹽附打官袋分受本錢其事已可駭其後
益弊又將所收泥鹽自行私賣待散本錢仍照舊例
再取十分之二名曰泥鹽本錢既以官鹽盜賣又將
官錢盜取進退無據而展轉皆利其事尤可駭此外
貪刻千條萬緒各場異俗各人異心一面差人遍處
訪求姑先舉其彰彰在人遠近通知者言之耳此事
若局外之人驟然聞知誰不汗下而儒其衣冠官其

靴笏者安於流俗狃於積弊汨於微利視為當然恬
不為恠甚而近者又創為倒竈之說如亭戶納鹽兩
限則場官虛申三限本錢一到則拘收虛申之錢數
名曰倒竈此即竊用納苗虛鈔之故智又有舊來文
憑錢之說先鹽課之未有先本錢之未支預作亭戶
名目潛借鹽倉本錢名曰文憑計置上司或作宅庫
應支反稱亭戶先欠我錢本錢未到已皆堯收獎偉
之生日新日恠自非將場官洗濯一新本司何處下

手然監官皆經前政選擇當職既不應副人情泛差
權攝一切且當仍舊俾安職守但須痛念時艱之非
昔仰畏神監之孔昭自此悚息更祈力行好事前此
之弊例必思痛絕之前此之民瘼必思力救之庶幾
皇天悔禍庶幾性命之可保其間好同官能體此意
不特存留更當薦揚其間偶有不好同官或以愚言
為迂不知相體不特汰斥更當重行按劾其或無官
權攝又非其人仰各揣心自為去就如有違犯追勘

決配三辰在上一語必醕

一革上戶掩取鹽本之弊

舊來上戶為下戶發本此不可無者也中間上戶為
官司催鹽亦尚可留者也近來上戶與監官結扇騙
取小戶本錢此豈可有者哉且說民生苦惱無如亭
戶日受鞭撻無如亭戶鈔客所還本錢分文皆是賣
肉上戶亦只一户下戶各自戶眼本不相干今乃身
為上戶不自煎鹽反以都長統催為名奪取小戶勤

身苦體賣肉所得之錢世俗所謂赤脚人打麁着靴
人喫肉未足喻其不平也農夫深耕淺種尚有天灾
上户何忍乃於同場鄰里血肉身白奪衣食天網
恢恢疎而不漏所以小户受罪不過鹽場之鞭撻上
户受罪動是本司之黥配小户人家雖窮困而長在
上户人家不再世而淪亡今來當職並與除去前項
都長統催名色各仰改過安分莫更覬望衆錢自此
上户陽免本司之督責陰免神明之打筭正為上户

做好非絕上戶利源截自榜諭之後如有再犯定行
追上槌折右手估籍決配

一革本司人吏陰取本錢之弊

前項場官上戶之掩取皆弊之末流也如本司人吏
諸色之欺取則弊之本源也場官之掩取分以充本
司人吏之苞苴上戶之掩取聚以充本司人吏之計
置是亭戶白納鹽而人吏乃反白得錢靜定思量蒼
天謂何今又何時可不痛改往歲王寶章除浙西提

舉先聲入境吏如冰立此時當職為浙西帳幹親見
都吏韓振宗以下四鼓先入司存土地堂燒香拜告
發大誓願不敢接受分之願賜保全一日日日如此
終任乃已當職庸晚既無先聲又官學外方三十年
近方得祠歸里雖有區區赤心亦未必本司人吏之
曾知今令責罰罪狀其素有良心及能改而為善者
情願留則留其有舊習難化不能改惡為善情願去
則去截自責狀之後如有再犯定行黜籍重者照條

計賊寘之死地念哉戒哉毋貽後悔但聞諸場固是
計置本司本司人吏亦用計置以上官司遞相吞噉
弊至此極今幸朝廷清明務除宿弊自當一一討論
具實申明以免故紙不切之督責

一仰亭戶更自陳被擾之弊

前此三弊已見榜諭然恐人心不同仍前違犯當

開

次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抄

恠然今

日非前日比也時變孔艱性命未保正是平日官吏積
惡造孽到此打算若官若吏若上戶須截自今日別換
一副心腸重新起生做人性命既未可保財物欲將何
用血忱對天祈哀乞命點檢從來之罪過洗濯今日之
身心舊取泥鹽錢者今誓天斷不敢受舊受倒竈錢者
今誓天斷不敢受舊取文憑錢者今誓天斷不敢受如此
則上天有悔禍之期性命有可保之理人人各識世界

人人各知時變人人各用敬畏神明於急難中思所以救其身命骨肉待時艱過了國家再安所謂身在則有餘矣其有頑不曉事不知時識變之人本司只得重作施行命官犯者按劾其以前權攝白帖見在人犯者決配吏人犯者照條計賊寘之極刑本司吏人先責罪狀附案度不能痛改者與其自陷重罪仍情願先次退役備榜司前併榜各場

約束因捕鹽欺詐榜

訪聞舊因巡鹽厯官司作弊勒犯鹽人通注欺詐平民以致在鄉私販人亦預先挾此讐記通注脅詐平民深屬不便今本司已除去巡鹽厯一切與民相安其或鄉下尚敢借此欺騙仰所在都隅官及團結保長等擒捕解司切待重作施行須至鏤榜曉示

收巡鹽厯

當職初筮浙西親見巡鹽厯於官畧無所補於民未有所害徒為弓卒取過水常例錢為吏人取批厯常例錢

即曾稟白浙西提舉盡除一路鹽厯近如此間分司廳
又不獨取常例而已往往捕窮民升斗之鹽以鹽倉私
置牢獄教其妄通騙脅民財不可勝計又有一等游手
與分司人吏通同設局做鬼採訪稍有衣飯之家脅詐
殆徧其害蓋有大於前日浙西所見者案牒帖免一路
巡鹽厯并茶厯並免如有違戾去處官劾吏黥仍榜司
前曉示截自當職交事以後如有再犯者許人陳告

約束亭戶妄採他人柴笋

從來編民亭戶雜處海鄉婚姻交關彼此相濟近因飢荒亭戶作過編民懷怨本司已行禁戢亭戶及將日前為首人節次牒制府聽從施行其隨從及不曾同共作過之人已各着業自今入山買柴仰編民亭戶相安無事訪聞去夏亦曾入山擔柴不曾還錢反因而拔笋自今如有此等再犯定行追斷

約束瑞安倅廳差鹽場機察

訪聞瑞安府管下五場因本司隔驀多有江湖乞丐之

流媚取貴人書劄脅持主管官求為機察提督之類場
之官吏亭戶皆苦之官鹽為其分取及多取盜賣以實
歸橐者多矣或有挾書而求者請徑解本司當根究重
作施行牒取遵稟一日申仍帖五場照應遇有到場稱
機察提督之類者即時申來如礙情隱庇本司覺察得
知一體議罰近過青田縣聞亦有之併帖並一日遵稟
申仍榜

約束諸場折納鹽

照得諸場官吏掊剋亭戶欺取本錢等弊本司已行約束痛革外又有折納一項尤為公私之害蓋場官但欲得錢高價抑納虛銷簿書殊不知亭戶日貧鹽額日減為自計得矣其如國課何帖諸場戒約取官吏秤子遵稟知委罪狀申如有仍前折納去處許人陳告或本司覺察得實定行追究官司將錢問亭戶買鹽場監反抑亭戶折錢代鹽違理非法莫此為甚近年場監多將倍秤入教官鹽賣而歸私若此項折錢不待變賣尤為奸

利鏤榜曉諭許諸色人告

蠲免漹折鹽

近榜諭革弊當自上始漹折鹽一項候契勘曾不由省所契勘元不曾申省正是本司之私然則何恠本司人吏與場官上戶之侵奪哉案只今榜帖諸場截自四月初一日交事之後先住收漹折鹽其日前已解到倉者並理充正鹽其理充正鹽一袋合有一袋本錢候筭計分曉日又當分曉為利民之事仍申省申御史臺照會

庶後來無敢再取者

曉諭亭戶安業

照對今月十七日準省劄指揮專一措置團結亭戶當
職近聞鳴鶴東西場亭戶借糧作過本縣見行追捕沿
途間有殺傷其餘或逃竄山谷一鄉驚擾幾不聊生切
恐各人未知當職新準省劄團結因依今急遣職吏范
榮祖星馳前往本場撫定兩場亭戶作過者只今帖息
逃走者只今歸還本司見行攢帳選官前來散還本錢

各各仍前着業截自此榜曉諭既到之後如有再犯本
司自當重治施行其日前縣道已追到人帖縣竟將為
首人速行斷治所差追捕人日下權與抽回具遵稟申

曉示亭編詞訴各有所隸

照對禁暴事屬制府鹽課事屬本司一心體公各盡其
職初無彼此之分今春飢荒小民羣擾沿海亭戶往往
相挺制府已逐項施行鎮定外當職自交領鹽事以來
有編戶訴日前為亭戶劫奪者有亭戶訴日前為編戶

殺死者當職以其犯在日前事屬制府或判示或移牒一切請制府竟自施行制府委曲或間有移牒本司相關者本司亦已明白回牒並無一毫黨私之意今來積欠本錢並已散還二麥登熟旺月在近切仰諸場亭戶各各改過安心着業截自四月當職交事以後如有再犯輕者本司自行追治重者仍與追解制府切恐亭戶不曉事者恃本司為父母官司自陷罪辟後悔莫追所合明白預先曉諭自交事以後凡涉借糧詞訴開列下

項

取會須知事宜

鹽場抄具須知冊皆是謄寫古本事體日變區處日別
場監風俗在在相同須是場官知時識變契合天理別
具今日見行拘催之法起運之詳取於亭戶之出剩者
何項分隸付於綱稍之增打者幾何數自裁酌區處公
私兩便庶幾無負於今日朝廷通寬卹之意本司虛心
顯俟以憑公行

戒諭倉庫欺弊

本司久不專除正官今當職濫叨鄉部準省劄指揮詐稱合住而多得厯者又有府第宅舍幹人轎番月請主家俸給而亦以無產業求厯者厯頭糴米比無厯者稍有一兩錢之爭人情便多生姦計實惠難及窮民往往坐此案帖委僉廳衆官分廂家到人問誰是合得而未得誰是不合得而反得誰是元不合得而今來陳乞欲得給厯之要鰥寡孤獨為先貧無道業及不充公私後

使者次之着實保明覈定一番庶得均平仍揭示行衙
前仰人戶通知不必再來本衙入詞本衙難知虛實狀
不再判矣

四月十六日委請諸縣諸鄉都勸糶官牒

照對本州勸糶而不勸分正欲安全稅家彼此相安不
敷數不減價不置場移粟然若以官司行之恐終亦不
免文移之擾今於各縣禮請寓貴士大夫各充局官請
自於其鄉提綱勸諭應有報應文字並請只遣私僕前

來投放本職終日坐廳守待到即親手接受親手付回並不經吏手以致停隔其差來投放文字人自當量支路費萬一有執吝不糶之家事不獲已官司自作施行亦決不致使寓貴取怨富家然貴極必賤人取我予此正是從古陶朱猗頓諸公謀富之要策米貴出糶又何待勸勸而後糶已使人汗顏合千人得力者為之自場官至上戶以至中下戶雖貴賤不同願同心併力此各是自家切己之事朝廷施行正是為吾民計切須日下

結定申來以憑回申朝省照應日前亭戶擾亂多因官吏貪刻今次團結亭戶全在場官任責截自團結榜諭之後亭戶如有再犯重寘典刑場官先從按劾場吏并寘重典今當時艱各宜對天發誓改心擇行悔過修善祈免患難非復比舊時事可肆胸臆矣

又

團結亭丁係省劄見今專委緊要事近令不問上中下戶一體排結十戶為甲輪月為甲首者蓋以上戶從來

與下戶勢分相隔不屑與之為伍故須先令逐戶排起其間上戶聽令用當直備丁等當官使場監可以一體點名也實則團結自是上戶各行自為保護鄉井之計只係上戶切身之事今於排定之後仍從逐甲使上戶主之但不親身到場與下戶一體點名耳其逐甲十戶之內或無上戶亦須上戶通管大抵團結編民亭戶皆合鄉曲自做而官司總其綱近如大嵩傳監場東江楊監場團結各有法編民亦倚賴之所在風俗不同更帖

諸場於十甲排定之後禮諭上戶相與主維而場官仍
照元行自總其權本司於散錢不許上戶干預者為上
戶絕後患免官司督責也於團結再勉上戶主維者為
上戶防近患免盜賊窺伺也兩者並行而不相悖請場
官明諭知本司斟酌之意

呈行官員便宜

藥須對病方能作效大凡官員多是不知風俗利病只
憑案牘施行皆不對病之藥也若鹽場利病民困愈極

則官課愈虧是為公私交受其病官司一味頑法督責
徒重其病耳當職初官在浙西曾為孫提舉徧行諸場
訪求仔細孫提舉盡行寬政鹽課反大增蓋藥對病耳
當職自為提舉官民情隔薦無由得知被命以來訪求
兼旬雖荷官員士庶有以利病告者尚未能盡悉除前
此已置冊分類抄要及將續收文僉廳官抄類畢日逐
項書擬合如何施行庶於民瘼日瘳且不孤諸賢見教
之美意

禁約謁士干求

舊來以鹽場為非理取錢之地所在江湖之人挾書干
撓今欲更弊一新牒帖本司所屬官截自今不可為人
發書仍帖場有挾書到場者勿受其無禮者解來又間
省部人吏送游謁術人與本司人吏本司人吏轉而達
之場監者尤多於官員之書訪聞諸場公吏亭戶艚舡
之家皆用湊錢應副仰本司人吏責狀自今不得發游
謁書與諸場若上司有送到者但據實回答今時艱如

此聖治更新不可再發書矣

禁約欺詐

照對本司今免專人免牌匣免巡尉司巡鹽厯免主管
司茶厯止有場監青冊當職終日坐廳聽從當廳投下
以免日前文憑重費應日前分司廳害民事件盡行掃
除以奉行聖朝新政一切與民更始如有仍前在私欺
詐及窠頭門房或私於客店關鎖平民並許被擾人陳
告

曉諭亭戶納鹽

亭戶前趁有利本在諸色業藝之上官司白令納鹽而
又日日鞭撻之遂反在諸色品目之下今本司奉行聖
朝新政盡禁文憑泥鹽倒竈高額等弊盡散亭戶日前
未還之錢當此艱荒百姓一錢無討處亭戶動成百數
請錢此時若不作急趁辦是自絕衣食道路也是不顧
父母妻子也官有定額只得懲治矣備榜仍請場官善
督之

差場脚走遞文字

諸場統催都催都長等掩取衆户本錢雖是其利常受
本司督責極是其害其實於官無補不過本司人吏下
連各場監官使官錢轉為文憑錢下户不可赴愬久之
上户亦自敗亡耳今雖一切省免切恐上户知利而不
知害尚有陰執其柄所合申做又有都竈首之役向來
多差上户今轉而歸之中户一番充應家破人亡蓋編
户充保正間或接官亭户充都竈首常用接官縣道公

人下鄉尚有時節場監脚甲催鹽並無虛日名為脚子
一步不行而抑都竈首還雇船之費身為公人不繳青
冊而強都竈首受繳冊之苦如此淪洗中戶日衰而本
司根本之地空矣自今並不許諸場差都竈首就將今
來團結十戶為甲每月輪甲戶催鹽周而復始脚子不
許討茶飯應干申狀月冊並仰諸場輪差脚甲走遞如
縣道差手力充直州之例榜帖行

禁約綱梢運鹽積弊

綱梢盜賣官鹽反虧官袋運數固是綱梢積弊亦緣本
司不依時俵還水腳錢及鹽場鹽倉兩處官吏皆有常
例錢本源不正難以律下今本司一一盡還今得水腳
錢鹽倉鹽場並不許循習舊例取受多搭以其所得兼
其所有綱梢亦可少寬從此一新矣牒主管司照已判
先將欠少免監者先差載鹽以示旌別如運二百袋者
先支水腳錢一百袋候運到支湊足二百袋責罪狀既
免舊欠又支官錢自今以後不許少欠升合仍帖倉場

取各官朝典狀專秤決配狀並不許乞取綱梢分文仍榜倉前見運到鹽催交足

委官定秤

二十七日吉辰請程提幹同所委官各場定秤官楊兼僉陳兼僉早到支鹽倉先定本倉交入秤則以示綱梢使之通知却到各場喚亭戶面審裁減向來多受之弊量與斟酌以補綱梢在路耗折使可經久通行向來綱梢多取鹽場之鹽亦緣支鹽倉交收綱梢官袋鹽一如

鹽場交收亭戶入納鹽掃掠掣取用大筭大杓可容三四斗者白奪其鹽每一網船到倉聞用七五袋鹽狼藉又聞一船到岸用糜費錢一百六十貫專秤所取最多監官以至門子轎番皆有常例梢工若不多取亭戶鹽泐路盜賣錢從何來今來欲革鹽場多取合先革鹽倉多取然一倉吏卒衣食於此譬如鼠穴此處塞了他處穿矣今除前項積弊嚴行禁絕及分司廳已罷不許乞覓及監官必能作新屏絕弊例外其見在倉衆請提幹

同所委兩官同支鹽斟酌明破些少食利聞向來王敬
岩為提舉日諸場亦曾行此當職昨為浙西轉般倉分
司亦為倉衆申聞朝省明給食利此亦參酌人情同期
於經久可行者也

所委官回申定秤裁食例等

向來鹽倉取綱梢錢數太多以有分司廳百色陪費也
今奉朝旨省免分司其他舊弊本司又一切禁絕吏卒
苛取更復何名事神喫神各有家火姑從衆官斟酌減

定之數過此更有乞覓被綱梢衝廳陳告犯人定行追勘決配然事例既減倉衆亦何能盡給牒主管司喚上倉衆擇其強壯有用及稍知畏謹者存留其老弱已不任事并平日害人者汰之使各別求藝業以趁口食仍帖倉照應其錢數已從裁減若零鹽食例却非本司之所當言仰本倉自為斟酌但得不苛取綱梢足矣

帖各場筭納鹽數

今次散錢亭戶各賣手歷點對已有憑據但諸場體例

不同有筭斤者斤有大小有筭斗者斗亦有大小有筭
籬者籬又有大小各帳申到總單問亭戶手厯不對臨
時審問打筭未免費力今截自六月以後諸場遣發亭
戶前來請本可於各戶手厯上明批本戶納幾籬幾斤
紐計幾袋零若干又於所申總單中開列逐戶數目一
同庶幾本司筭袋數還錢一見便了上下簡便亦免致
擔閣亭戶預帖諸場取遵稟申一日

引放詞狀榜

當職近因時艱未寧不敢輕受詞狀嘗出曉諭誓與吾民且皆以息心省事祈天乞命為急吾民未甚相信多攬狀入司前收受人戶訴命官犯贓錄櫃內今自六月內為始明出受詞日分須至約束下項

一有承平之事有艱難之事承平時節別無憂慮畧有睚眦便討分曉人情然也多訟宜矣若艱難時節且叩天地神明保全自家性命其他些小何足計較而暇於訟也哉今時節艱難矣敢瀝心腹腎腸以與吾

民言之自昔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人民苦惱何可勝
說自太祖皇帝深仁厚德保養天下三百餘年前古
無比古者士大夫多被誅夷小亦鞭笞太祖皇帝以
來始禮待士大夫終始有恩矣古者百姓常被調遣
多死邊疆太祖皇帝以來始專置軍人容養百姓終
身田里安樂矣古者因各爭戰取稅繁重太祖皇帝
混一天下而稅賦薄矣古者行杖民多致死太祖皇
帝折刑一百止斷二十而刑罰輕矣古者不問貧富

皆用當官司差使自我宋均出役錢雇衙前雜直而民不知徭役矣古者多巡狩遊幸浚築土木或萬里起夫自我宋一切事安靖而民得保室家矣太祖皇帝如天恩德已不可悉數況自南渡至今世世聖君並無失德自宜配天萬年永享太平今遇厄運汭邊諸郡生靈肝腦塗地甚至浙西亦被其擾試言此禍誰實致之皆是我輩生長太平不識好惡獲罪多耳士大夫不救民而反害民偷官錢打關節借周公孔

予之言文盜賊小人之行天如之何而不怒富家大
室不惠鄉井而反禍鄉井閉糴長價放債吞併田連
阡陌不納官司升斗之租州縣舉催反訴官黥吏為
永障戶門之計天如之何而不怒小民之為農者多
無藉賴租為工者多苦窳欺罔為商者多假偽虛擡
為公吏走卒者毒害無厭為船梢秤斗者欺騙太甚
為販海者多劫盜其詞訴之智共為保衛之謀移其
計置之費共為保衛之用是千萬人之心皆以太皇

之心為心是即上天之心是即太祖皇帝之心外寇必清時節必寧他的小事自然得平

一除前項勸諭息訟外有不能小忍而必欲訟者亦擇而後受非經州縣次第官司不受非已斷不平不受非戶絕孤孀而以婦人出名不受自刑自害狀不受着布枷紙枷狀不受投自紙狀不受事不干己不受事不屬本司不受一狀訴兩事不受不明該年月姓名實迹不受匿名狀不受狀過二百字不受不經書

鋪不受

一六月十八日受常平司狀六月二十八日受鹽司狀
自此每十日一輪流五更一點受狀當日聽判

還外扛雇募錢

立法之初每鹽一袋用官錢三十五文足雇募百姓扛
袋鹽下船名曰外扛今三四十 years 不支反將舊日用錢
和雇之家籍為定額白令扛鹽場脚一番追呼外扛反
用一番陪錢陪酒天下豈有陪錢自為官司客作之人

哉彼豈不喫煙火之人乎流弊成習既白令亭戶納鹽
又白令外扛扛鹽今本司既還亭戶鹽江西歸來年餘
但聞萬春莊害人又自今年交割提舉職事以來但見
人戶間訴萬春莊之害丁向理會鹽事利病未曾考究
萬春莊因何而置以何項物業置到其置之米欲何管
計多少收支如何請僉廳者究劉提舉無端置莊害民
始末當此時艱苟可少救民瘼者亟議區處僉廳書擬
呈當職再照得官司拘沒田產官租未嘗不害百姓劉

提舉因估朱思恭田業七十畝遂違法堙塞水利白奪
民產湊附虛數創名萬春莊皆是有名無實今行之日
久逃亡日衆拘催無策徒然帖牒專人搔擾一路無歲
收米僅二百石不過分助小兒米與府學而止府學自
有學糧小兒自有慈幼院正不待此白奪之米斂怨為
德其亦甚矣方今時艱聖朝寬大寬恤便民之事已無
不行本司職號常平救民其本職況堙塞水利尤本司
所當禁戢豈可身自犯之亭戶墜丁產業尤本司所當

主張豈可身自奪之何人從吏作此怪事以貽無窮之
害截自今歲德祐元年秋收為始並行住罷水利者放
還水利亭戶者放還亭戶其吏人元沒官些少收充常
平司官吏見文廩祿仍減元祖十分之三以寬佃戶其
已逃亡者住催以仰稱聖朝寬大恤民之意榜帖所屬
州縣場監并榜行司前及紹興府市曹通知仍牒住司
照應

茶鹽司元撥到亭戶等田

石堰東場

呂元應田一十五畝一角

石堰西場

張秀發田五十畝二十二步半

周之澤田四十三畝二角五十二步半

楊觀國田二十一畝二角五十一步半

高穗田一百三十四畝三角五十九步半

又地三十二畝一十九步半

鳴鶴東場

陳夢令等田九十一畝一角十三步

鳴鶴西場

張辛三等田三十畝二角

穿山場

顧添十七田四畝二角三步

大嵩場

舒元乙娘等田三十五畝一角一十步

又地四十畝三角

山六十八畝二步

周之士柳再五等佃大嵩礮官塘一所

甄彌之屋地一所

餘姚紹興停門罰買到田

李秀田三十畝五十八步四赤二寸五分

葛王秀田六十畝二角五十九步五赤五寸

徐秀田二十畝二角四十九步四寸

上虞縣阜李白馬上妃夏蓋四湖

共計田蕩池地一千八百四十五畝三十九步半

奉台判並照放

戶絕沒官及爭訴請佃并獻到官

慈溪縣永壽寺田一十二畝一角二十二步

何侍郎田

鳴鶴寨爭佃塗地一百二十八畝一角一十六步

定海縣塗地史趙兩府互爭佃請分佃

史府確院佃二百二十五畝一角五十六步

趙府沂王園令位佃九十五畝二十步

奉台判照減額

吏沒田及本司回買田畝

黃氏日抄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抄卷八十一

藏

宋 黃震 撰

黃氏日抄卷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抄卷八十二

宋 黃震 撰

講義

撫州辛未冬至講義

六經義理渾融本不易說諸儒講說精備亦何待
說況某庸晚失學每讀先儒經解惟有拳拳敬信
愧未能行得一句何敢更行浮辭二廣文先生與
前廡衆職事先輩乃誤以某為嘗有志於此者借

之講席俾誦所聞某辭以今日之所少者不在講
說而在躬行此真悃也乃辭至再而不獲亦惟始
述區區之素見謂終不若反而相勉於躬行耳便
祈指教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

此章教人為學以躬行為本躬行以孝弟為先文則
行有餘力而後學之所謂文者又禮樂射御書數之

謂非言語文字之末今之學者乃或反是豈因講造化性命之高遠反忘孝弟謹信之切近乎然嘗思之二者本無異旨也造化流行賦予萬物是之謂性而人得其至粹善性發見始於事親是之謂孝而推之為百行是孝也者其體源於造化流行之粹其用達為天下國家之仁本末一貫皆此物也故論語一書首章先言學次章即言孝弟至於性與天道則未嘗輕發其祕豈非孝弟實行正從性與天道中來聖門

之學惟欲約之使歸於實行哉自夫性近習遠利欲
易昏孟子不得已始教人知性知天周子不得已又
始曉人以太極陰陽五行無非指示此性之所從來
使人知心之所具者即性性之所稟者即天虛靈瑩
徹超然物表塵視軒冕芥視珠玉則見於事父從兄
推之躬行踐履自然無玷無缺純是本然天性凡言
性天之妙者正為孝弟之實也二程先生講明周子
之說以達於孔孟之說由性命而歸之躬行其說未

嘗不兼舉後有學者宜已不待他求不幸有佛氏為
吾儒之異端莊列之戲誕遁入禪學又為異端之異
端雖其無父無君喪失本心正與孝弟相反奈何程
門言心彼亦於此時指虛空而言心程門言性彼亦
於此時指虛空而言性不惟大相反而適相亂彼之
空虛反以高廣而易入此之切實反以平常而易厭
故二程既沒門人弟子多潛移於禪學而不自知雖
晦翁朱先生初年亦幾陷焉後始一切反而歸之平

實平生用功多於論語平生說論語多主孝弟忠信
至其言太極性命等說乃因一時行輩儒先相與講
論而發亦本非其得已文公既沒其學雖盛行學者
乃不於其切實而獨於其高遠講學捨論語不言而
必先大易說論語捨孝弟忠信不言而獨講一貫凡
皆文公平日之所深戒學者乃自偏徇而莫知返入
耳出口無關躬行竊嘗譬之酌水者必浚其源浚其
源為酌水計也反舍其水而不酌何義也食實者必

溉其根溉其根為食實地也反棄其實而不食何見也正躬行者必精性理精性理為正躬行設也反置躬行於不問何為也漢唐老師宿儒泥於訓詁多不精義理近世三尺童子承襲緒餘皆能言義理然能言而不能行反出漢唐諸儒下是不痛省而速反之流弊當何如也竊意儒先講貫已精之餘正學者敬信服行之日由儒先之發明以反求乎孔子之大旨知性命之從來以歸宿於孝弟之實行守之以謹行

之以信愛衆以推廣乎此親仁以增益乎此其本既立其用斯溥他日推之天下國家特舉而措之爾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恐必如此斯為實學又可更求多於言語間哉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孔子之教人拳拳於躬行者如此此晦庵先生所以終身常讀論語某嘗竊謂人之初生知有父母而已及其少長遊戲徵逐往往至於忘返與父母漸疎終身慕父

母者古今一大舜而已人之初學知有論語而已及其既長博習討論往往至於忘返遂與論語日疎終身讀論語者古今一晦庵而已學者常能以孔子之教為主以論語之說為正庶幾不為時尚所移蓋孔子之說萬世無弊自孟子而下之說皆隨時救弊者也吾徒尚當謹之哉

臨汝書堂癸酉歲旦講義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

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謹按聖門之指示要領在此一章異端之竊證空談亦在此一章故學者讀此章最不可不審夫萬事莫不有理學者當貫通之以理故夫子謂之一以貫然必先以學問之功而後能至於貫通之地故曾子釋之以忠與恕盖理固無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貫通者己私間之也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忠恕既盡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貫通故忠恕者所能

一以貫之者也夫子他日又嘗以告子貢曰汝以予
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此謂多學正
所以求為貫通不可止於務多而已也顏子得此意
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以禮則一以貫矣然非
出於博文之外也孟子得此意故曰博學而詳說之
將以反說約也反說約則一以貫矣然皆自博學詳
說中來也聖賢之學首尾該貫昭然甚明初未嘗單
出而為一貫之說奈何異端之學既興蕩空之說肆

行盡論語二十篇無一可借為蕩空之證者始節畧
忠恕之說單摘一貫之語矯誣聖言自證已說以為
天下之理自成一貫初無事於他求是不從事於博
文而徑欲約禮也不從事於博學詳說而徑欲反說
約也已非聖賢教人本旨矣甚至挑剔新說謂不必
言貫此道不必貫而本一嗚呼此有物混成之說也
而可以亂聖言哉愚嘗攷其故其端蓋自春秋戰國
來矣夫道即理也粲然於天地間者皆理也不謂之

理而謂之道者道者大路之名人之無有不由於理
亦猶人之無有不由於路謂理為道者正以人所常
行欲人之曉然易見而非超出於人事之外他有所
謂高深之道也唐虞三代之隆上之所行者皆此道
下之所見者亦皆此道士之已達者以此道見之設
施士之未達者以此道見之講明大之為三綱五常
細之為萬事萬物無非此道而何有異說周室既衰
學校既廢上無與主張下無與講習士始分裂而四

出得志於當世者外此道而為功名則為管晏之功
利則為蘇張之從衡則為申韓之法術不得志於當
世者外此道而為橫議則為老聃之清虛則為莊列
之寓言則為騶衍之誣誕凡皆道之不明故也然得
志於當世者其禍雖烈而禍猶止於一時不得志於
當世者其說雖高而禍乃及於萬世凡今之削髮緇
衣喝佛罵祖者自以為深於禪學而不知皆戰國之
士不得志於當世者戲劇之餘談也凡今之流於高

虛求異一世者自以為善談聖經而不知此即禪學
亦戰國之士不得志於當世者展轉之流毒也天生
夫子不於他時而獨於春秋之世正使於衆說淆亂
之際立大中至正之極明日用常行之道為天下萬
世之師論語二十篇拳拳訓告惟以學問躬行惟以
孝弟忠信獨於曾子之弘毅而告以一以貫之之說
又獨於子貢之敏悟而啟以一以貫之之機以一而
貫之是於功深力到之餘更求提綱挈領之要夫子

教人意蓋出此後世學者於曾子子貢平日之功尚
未必一日用其力反欲盡畧論語二十篇而獨取一
以貫之之章又於此章節畧忠恕之語而徑為一貫
之說且貫者串物之名也而繩者所以串物者也必
有物之可貫也然後得以繩而貫之必有積學之功
講明之素也然後得以理而貫之故曰一以貫之以
云者用此以貫之之名也今直曰一貫并與以之一
辭而去之是自成一貫他無講求已大不可況可併

去貫字單出言一論語本文何嘗如此而天下亦安有此理哉愚所謂讀論語此章最不可不審者以此故也惟吾徒其深省而懋明之

餘姚縣學講義

德祐元年乙亥回司紹興

餘姚縣學震之所舊遊學舍諸長上皆震之所嘗承教今茲承乏鄉部誤蒙諸長上聯璧之翰謂文公朱先生亦嘗持此常平之節此邑又其所嘗經從之地以震曾讀文公之書俾誦所學其為謙德

甚至而其為說亦切矣然震竊謂講書正非文公
之所以教也文公講學五十年未嘗為講義惟過
玉山嘗有講義亦不過錄問答數語雖過餘姚之
學而無餘姚縣學講書之事震何人而敢僭越況
近世講書講者非所問聽者非所疑正文公疇昔
之所戒耶辭至再三不獲已姑道區區鄙見以謂
言之不若行之耳未知諸長上以為如何更乞賜
教為幸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古者舉古之人以警今之人也恥者謂言或過其行則古之人以為深恥也夫子此意正欲學者訥於言而敏於行耳蓋理有自然本不待言四時行百物生天不待言而有自然之運化大之為三綱五常微之為薄物細故人亦不待言而各有自然之準則此夫子所以歎天何言哉而謂予欲無言其有不得已而見於問答者亦皆正為學者躬行而發凡今見於論

語二十篇者往往不過片言而止言之非艱行之惟艱聖門何嘗以能言為事自楊氏為我墨氏兼愛不力辯之則行之者差矣孟子始不得已而詳於言老子清淨佛氏寂滅不力辯之則行之者差矣韓子始不得已而詳於言高者論空虛卑者溺功利不力辯之則行之者差矣周子程子始又不得已而詳於言周程既沒學者談虛借周程之說售佛老之私向也以異端而談禪世猶知禪學自為禪學及其以儒者

而談禪世因誤認儒學自為禪學以偽易真是非貿亂此而不闢其誤天下後世之躬行將又有大於楊墨以來之患者文公朱先生於是力主知行之說必使先明義理別白是非然後見之躬行可免陷入異端之弊此其揅世之心甚切析理之說甚精學者因其言之已明正其身之所行為聖為賢何所不可顧乃掇拾緒餘增行浮說徒有終身之議論竟無一日之躬行甚至借以文奸轉以欺世風俗大壞甚不忍

言文公所以講明之初意夫豈若是然則今日其將何以抹此亦在明吾夫子之訓而深以言之輕出為恥其形於言也常恐行有不類惕然愧恥而不敢輕於言其見於行也常恐不副所言惕然愧恥而不敢不勉於行則言日以精行日以脩庶幾君子之歸而不至駸駸陷入虛誕欺罔之域則可無負於文公知行並進之訓矣君子小人之分決於言行之相顧與否言行之相顧不相顧又決於此心之知恥與否吾

徒其可不日加警省而徒以多言為能哉



黃氏日抄卷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黃氏日抄卷八十三

詳校官中書

臣康綸鈞

侍讀

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

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

臣吳紹昆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抄卷八十三

宋 黃震 撰

策問

吳縣擬試策問三道

辛酉科

問諸君子以七尺男子軀稟天地純剛至正之氣蘄然
露頭角出應聖天子明詔將明目張膽進天子殿階間
奮筆直言天下事邑大夫舉彝典先朞月覘虹霓欲吐
之萬分一而顧使塵埃底吏立簾燭焉雖諸君子肩就

之試賤有司如愧何雖然蛙餌足以得大魚砥石足以
發刃雲色映日之祥雷聲繞殿之歡吾知斷斷為諸
君子出敢以天下事與諸君子言之方今天下事可喜
可賀者最為不一姑舉其大者幾年姦賊之禁未嚴而
申儆自今幾年鬻舉之風莫戢而訓飭自今幾年邊塵
之驚未定而肅清自今幾年御莊之謗未解而撥隸自
今幾年造楮之多無以處而住造之令昉於今幾年和
糴之擾無以革而敷糴之令創於今此休運之一開而

元氣之胥會也此天地之交泰而十一之遭逢也囊封
露剡無非保泰之辭投匭獻書莫匪中興之頌宜無復
以議為可也抑虞廷賡歌不以明良之慶而忘隳惰之
憂成周儆戒不以無疆之休而廢無疆之恤後世以來
見一事之可憂則譁然以為憂見一時之可喜則泰然
以為喜朝廷之局面一轉則人心之議論一移見寒曰
寒見熱曰熱面鄴之安危莫察焉有天下者將何賴諸
君子方欲以天下事言豈肯令倚柱漆室者反笑人耶

知其必有成吐不能自遏者古有時狩以簿諸侯今之
監司即天子寄之耳目以代親行者也簿書獄訟云乎
哉乃歲之初奎書昭垂以按劾之多寡為監司之殿最
自是諸路之刺交上矣然蠅虱之小吏雖誅豺狼之當
道曾問否也不知遴選監司之奏由嚴按劾之奏嚴州
縣三等攷劾之奏孰為可裨聖政一汎天下之濁而清
之耶古有疇咨以熙帝載今之薦舉即天子託之腹心
以代親擇者也資格文具云乎哉乃歲之初天禮海頒

嚴繆舉之有罰斷自今以必行自是薦舉之官聳聽矣
然泉壤之恩數雖奪津要之請覓曾戢否也不知覓舉
驚舉之說繆舉貪舉之說所舉犯賊舉主連坐之說孰
為可裨聖政一掃天下之私而公之耶敵馬箠竊投鄂
渚蹙額相告者謂江南已無今日矣江面肅清宇宙再
寧非轉危而安今日一大決勝之機歟然一軍擣邳州
響震山東矣而漣水北門之守方堅若何而為後圖一
軍至光化聲撼荆襄矣而浮光窺伺之謀方密若何而

可預絕必欲如淮淝風鶴之捷穴壯吾軍則根本未立
奈何內轄司廬喝右浙私憂竊議者疑內藏真有私財
矣撥賜方新天地劃開非洗謗為譽今日一大清明之
機歟然奉宸庫撥助縣官驩騰萬口矣前日之久於斂
藏者固可羣疑之淨洗御前莊撥隸總餉昭蘇民瘼矣
前日或涉於並緣者寧無虛數之難催必欲如內府山
澤之禁盡弛與民則軍餉未給奈何楮以太多而輕則
住造固宜也然事變方殷供億尚繁亦住之得乎或欲

以措辦軍食為先或欲以通行破會為助博採羣議卒成悠悠其果無策以處此耶閭閻竊議又或謂稱提會價適所以稱提物價民情未憂楮之換易而憂楮之稱提姑徐徐焉斯可矣然輕重之權不由上出可乎否也糴以不均而擾則敷糴固宜也然數畝之家斗升之租亦敷之可乎或欲錄姦賊之田產以補糴或欲括僧寺之剩田以給餉博求公議卒無成說其果無策以易此耶草茅隱憂又或謂計畝而和糴迹類計戶而和買是

雖足以寬今日大家之憂未必不貽他日小家之苦加
叅酌焉斯可矣然便今之策預深後憂可乎否也於戲
噫嘻朝廷設科正欲觀有用之學進士發策正欲伸敢
言之氣獨前此詔歲斯道厄運夙姦辱國羣有司望風
疑畏相戒不敢問天下事而繆掇陳言自詭考古識者
至今羞之韋今聖賢相逢英俊朋興而中吳又今陪都
公衮為之臨照倫魁坊扁增創一新休符呈露聞見俱
聳諸君子繼黃衛之芳躅必矣一吐昌言中吳壯甚

問曰者東宮聿建儲位鼎新三靈慶社稷之無疆四海
戴吾君之有子皇子休哉吾生何幸拭目盛事願從諸
君討論以備採擇欵謁先聖升祀名儒示敬之先預也
然古者天子之元子十五即入大學而春官釋奠于先
師秋冬亦如之見於文王世子者甚悉則釋奠固太子
常禮爾至晉明宋文之世太子行釋奠禮則始臨學燕
會侈為希闊何古者之常而後世以為盛歟北齊僭偽
禮典非所責也而太子釋奠先聖先師每春秋二仲常

行之何正統以為盛事而僭偽者乃能常行歟然則今
皇太子之歟謁繼此亦常盡復先王之制否歟尊尚師
傅遴選宮僚輔德之要道也然聞成王之為太子也太
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保則以大臣為師傅宜亦其
常爾何賈誼止欲選左右早諭教而宣帝太傅少傅之
托亦僅以屬二疏豈東宮自有師傅官於天子之三公
本無預而論成王者特後世之言歟唐世東宮官制儒
先嘗稱美其詳置詹事則猶朝廷之有中書門下省置

贊善大夫則猶朝廷之有諫議大夫我朝嘗盡復唐制
而此獨未備何歟今皇太子之官自宮師而下已一一
極天下選不知總統衆職與夫視職諫議者亦當使盡
正其職否歟講讀有程侍立有制學為王者事之急先
務也然古者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世子之講習固
無虛日至于漢世雖曰受春秋某人受尚書某人而卒
不言其講習之詳豈漢溺於專門陋習不能復三代之
制歟三代惟欲輔其德性晁錯始欲教以政術豈三代

之制不存而漢之所教者始雜歟然我孝宗既有先讀經之說又有參決未久已諳物情之說豈帝王之學體用兼貫本不容偏廢歟今皇太子早晚有講宮中有課矣法從之請欲詔師賓使講官任責而廷紳之奏又欲常侍立使明習兵則二者宜何先抑並行歟韋慤明之母畧

問鍾天地之英者皆人才也佩社稷安危者幾人佩社稷之寄者皆大臣也以功名始終者又幾人吾於漢唐

僅一二偃指其留侯汾陽乎信赤族何械繫龍顏大度
之君幾與長頸鳥喙等侯也太子既定翩然去之如時
雨霑足雲歸太空可望而不可親侯真人傑哉雖然兵
甲既洗之餘帝之施行少差叛者已為九起而漢祚之
危一髮使侯不早從赤松游漢寧至是吾於此不能不
為留侯疑漁陽之鼙鼓既動屢挈宗社於盜賊夷狄之
手以還其君名一聞項黨夜遁胄一免回紇羅拜忠信
行蠻貊庶幾聖門事業渭水鷹揚以來善用兵者無之

也汾陽王尤人傑哉雖然魚朝恩輩讒沮百端我固朝聞而夕引彼且朝用而夕罷中書令二十四僅前後足虛考未嘗得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其終得以自全者韋耳吾於此不能不為汾陽懼夫子房之去得矣而漢室其疇依子儀之為唐計忠矣求如子房一日之樂不可得二子之去留其孰是孰非耶然去留雖不同而皆能以功名終始何耶身任天下國家重者當為留侯耶為汾陽耶敢問

此年御製留大臣詩云直須歷遍汾陽考方可閒遊伴赤松

浙漕宗子場策問一道

辛酉

問長庚毓秀青藜照讀盛哉宗英之文獲助於天象亦
奇矣秋風棘綠挑戰文闡何於此時月有食之豈所以
照銀潢一派之清助虹蜺萬丈之吐者乎有司惑焉因
得以諗月星之異月為太陰視日為太陽匹也日食三
十六春秋書之月食畧不一書何歟月食修刑與日食
修德類也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詩人傷之月食直以為
常何歟將月以日而食此其以為常則星以月而掩何

反以為變歟抑星分日之光此月不可以干陽則月亦
借日之餘光何獨謂之陰歟自古皆稱日月望而食而
鎮星食月獨載之唐志豈月非日所食而食之者星歟
若然則大狼呀啄蚩尤欺旗或者之說有之矣陰風鼎
鬲萬木僵立此何等景象顧不謂之災歟日者清臺有
占不特謂月見食且謂月犯南斗魁月與星又豈更相
侵軼者歟斗為吳分為天廣為爵祿之柄犯之皆不可
犯其魁又獨別有其占何歟魁之言首也南斗乃以南

二星為魁魁之義果安在而犯之尤不可歟歷考紀災之書有曰月犯魁者有曰月掩魁者有曰月入魁者犯也掩也入也義豈各有在而災孰甚歟然乾元元年月嘗入南斗魁矣是年逆鷁叛將首以溜青降未幾汾陽王復建大將旗鼓以征之安見其為災歟大歷十二年月亦入南斗魁矣是年張獻恭首破吐蕃於岷州未幾崔寧復戰於西山敗之何傷其為兵歟猶未也元和之四年月以六月犯南斗魁吐蕃以七月請降轉災為祥

若反掌然又何如是其速歟豈星翁歷史之占不足盡
憑歟或人事不可盡以天論歟敢問月之見食為日為
星月與星變孰重孰輕變不虛生其證果何所緣而起
德能勝妖其道當何所修而弭二變之相仍而至也何
故古人之當災而不也何以諸君子神明華胄天人與
學于于然提一筆以來豈徒為祿仕計為宗社計也果
能以理而析數以古而証今灼然有足裨聖政劉更生
災異疏當在下風

浙漕進納軍功策問一道

辛酉

問功名萬里途男兒四方志而鄉闈解額苦二綫窄於是乎計其貲為釋之之郎於是乎投筆從班超之戎嘻果溢而他出者衷甲浙漕之場與貴介公子鎖廳等庶幾拾青紫易易爾何斯苦雨汨其陵谷擔簦投牒褰裳濡足曾布衣韋帶舒徐桑梓者不若也諸君子得無觸景興感因思以浙之被水之利害裨吾計使者乎浙今畿甸地而水利計使職也勞傷朝聞符移夕遣冠蓋相

望毫髮得實往者檢視失時之患一洗之計使之於水也亦良苦然此一時事方圖久大計夫水雖天災治之在人世固有因水而講荒政以救之者此特閔百姓之苦於水非治水也因水之溢而導之歸使後雖霖潦不為災此聖人作事為萬世功而禹治水法也若今浙右之水獨非禹所嘗親治者歟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其說甚明可舉而行乃寥寥數千載莫之續豈去古逾遠三江漫不可考耶世之說三江甚衆率於地理不合至

禹貢圖說一出指豫章九水出彭蠡者為南江以足經
文中江北江之數其論始定然審如其說於震澤何闕
耶說亦有關於震澤者曰歷丹陽毗陵入今大江者為
北江首受蕪湖東至陽羨者為中江分於石城過宛陵
入具區者為南江三江在震澤上下而皆入海其說似
矣然丹陽毗陵之入江者特港脉一二詎應影附大江
而謂之江而首蕪湖分石城之二水皆在震澤上流又
可以江之入海言耶以今所見受震澤水東入于海者

惟吳松一江不見其三也舊有安亭一江由青龍鎮入海固利者慮其走商稅塞之又有白蜆一江以通青龍今亦塞而耕稼之豈禹三江之舊迹在是有可訪而復之者耶抑水之為水有源有委舊說具區三萬六千頃積之既多泄之已難矣熙寧八年旱太湖淺露見丘墓街井是昔為高原今為汙澤也湖之浸淫又不知其比舊增多幾千頃非原委之不究而致然耶漂陽之上有五堰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宜興之下有百瀆以

疏荆溪所受諸水皆源也而久不治江陰而東置運河
一十四瀆泄水以入江宜興而西置夾亭于與塘口大
吳等瀆泄水以入運河皆委也亦久不治震澤固吐
納衆水者也源之不治既無以殺其來之勢委之不治
又無以導其去之方是納而不吐也水如之何不為患
而可諉之天災耶昔蘇公軾進單鍰之說于朝謂慶歷
間欲便糧運築吳江岸介於吳松江震澤之間水去始
溢而歲為災請置千橋以易之可謂得其襟要者然嘗

考之海濱高仰江尾茭淤使震澤之水驟入江而松江之水未能驟入海正恐併吳江岸以東茫然皆一震澤也而何以制之耶鍰則謂茭淤之漸生皆原於江流之不迅苟東下之勢峻急則漲塞之患立空此說可保其不害民田否且地勢中低而外仰何以遽得其峻急耶禹之治水也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其法於其下導之也吳江岸苟未易輕議蓋自其當先者耶王公覲之在浙也奏開海口諸浦范公仲淹之在浙也獨開苕

涇等浦而劉慤之按行海口也又謂開之則有風濤駕
入之憂其說果孰緩孰急孰是孰非又無積中見涇函
於運河底是亦古人泄水一法不知視浦口又孰為要
耶夫三江入則震澤定震澤定則浙右無水災浙右無
水災則行都之根本固民生不匱而軍餉足事孰大於
此者夫何一雨為虐水今三月猶未退望有秋者號天
於野而議勸糴者斷舌於庭是束手無策而坐視公私
之交病也不亟是圖患將安極耶伊欲禹迹之三江皆

入與今吳松一江之七十二浦皆泄水快運河所置泄水之一十四瀆皆復十江而五堰以西諸水不復入震澤以重其泛濫之勢源委悉治圩塘復舊天雨雖甚水不為災是神禹之功復續而我朝萬世永賴也幸參以安定水利之學指次第的實可行之說以告豈惟計使之所欲亟聞亦聖君賢相之所樂聞

省試策問一道

戊辰

問洪惟聖天子龍飛御極治象咸新以言乎天命則年

穀屨豐以言乎人心則中外帖息以言乎邊事則襄漢之遊騎肅清而巴蜀之要郡新復天下恢恢乎無事若此宜吾民欣若更生扶杖願觀德化之成矣而州縣之煎熬閭閻之愁嘆猶或間聞於囊封剡奏間果孰病之而然耶自昔固有君臣交飭於其上而時亦自有私竊病民於下者曰外戚也而今斂手矣曰閹宦也而今屏氣矣曰疵賤之官若兼并之豪也而今監司郡守皆出精選必各知所以戢而防之矣然則病吾民者尚誰耶

夫人主不能自治其天下作而行之有士大夫士大夫不能盡親乎細故奉行文書則又有所謂吏胥世久俗漓士大夫尚不能盡以人主之心為心而況吏胥或者此亦足為吾民之病耶古者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吏則無聞將俗淳事簡雖有吏不為姦未可知周官三百六十畧計天府之府史胥徒尚三千六百有奇以一例六數溢二萬庶民在官之祿既與下士等不知千里之入何以贍之而能使其不至於病民秦漢之間紛乎不足

道韓信尚以家貧無存不得推擇為吏漢興事定疾吏之貪謂衣食足知榮辱貲十筭乃得為吏十筭乃十萬也防其源若此猶不免於刻木期不對之諺不知漢世擇吏至審何乃猶不免於病民世更八代王通氏嘗深歎吏仕之非古唐太宗首務省官而臺省寺監軍衛坊府之胥吏許其入仕者猶六千人其後甚至牛仙客以縣小吏致位通顯夫唐豈不思吏仕之當革而顧優之亦望其知自愛也慨其本若此猶不免於墮突乎南北

之煩不知唐人待吏至優何反重至於病其民我宋受命務革前弊掌後宮參用士人而州縣吏給以重祿其為吾民慮也悉矣彼亦人耳寧不知奉吾法景祐初嘗汰三司老疾之吏老疾當汰者也乃喧譁四言何其敢無忌憚元祐初嘗損吏員泛冗之額泛冗當損者也乃紛紜交詆何其難於變通日積月深弊滋以行或一事而遞符諸司以互督之州州之吏則合此以轉督之縣縣之吏則挾此以轉督之民至於民則獨受督促之極

無復可轉而之他非家之破即身之殞歲遷時易之官
往往攢眉着筆其間而不能救而吏奸一脉則次第上
下貫徹流通天下遂名胥吏之天下矣他若游手未作
之子身未離襁褓名已寄省部歲糜廩粟而吏祿十倍
於官以重耗國用者猶未論也於赫皇宋以仁立國凡
所防患之道亦措置畧盡誰料戕我邦本一切與仁相
反之術乃陰陽出於雁鷺行此何異堂堂大厦風雨震
凌一無所撓而蟻蠹已羣穴其間耶嘻亦可危也已疏

而通之豈無其說嘗觀真宗朝謂吏人不可委信欲參用登進士第者王沂公乃謂此號將相科不可屈以胥吏而止夫吏之參用士此正國初之法而沂公亦名臣之言於斯二者宜何從哲宗朝患衙前募役多浮浪之人恣為姦欺嘗復差役矣蘇文忠公則謂募役為萬世之利與溫公力爭而尋亦止夫役之必用民此亦國初之法而文忠公則又通達世務之論於斯二者宜何擇一諸君皆六館之英志存當世密察事機必有說以處

此此事雖小所關甚大幸詳以告謹毋不屑

黃氏日抄卷八十三